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辛雄

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太和中爲奉朝請，正始初除給事中。延昌初，召病免。司空清河王懌辟，石曹參軍攝田曹事。隨府遷司徒戶曹太尉記室、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正光中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初除司空長史行臺左丞，遷輔軍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中除度支尚書，兼侍中，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鎭軍將軍殿中尚書，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泰州大中正。太昌中復爲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中又兼吏部尚書左僕射侍中，爲高歡所殺。

明賞罰疏

凡人所曰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性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人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龍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眾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怒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曰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

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魏晉辛

選舉疏

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昌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采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臣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呂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已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已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已共治之重託頃鼠已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因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

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兒廢嫗，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臣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僑木，莫肯居此。宜改其弊。臣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呂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釐畱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固不任賢。古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

故不明選典欲昌靜民便恐無日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辛雄傳人爲祿養論

上書論祿養

仲尼陳五孝白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昌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書辛雄傳人爲祿養論

奏理元匡

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錫之昌名陛下任之昌彈糾至若茹嗜升蟻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昌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寬之于後況其玄列山緒與罪案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

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

魏書李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桓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

謂怒死爲民

雄奏理匡

獄成訴枉宜復斷理議

春秋之義不幸而失盜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誠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㠯大小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故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賊主名檢無賂㠯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傷無三證比㠯獄案旣成至卽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于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則于理

太急今請召行賄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目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爲奏吏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迴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于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鞠獄證占分曉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已爲罪須案成雪召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魏書辛稚

傳初延尉少卿袁徽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雖議

奉使慰勞關西啟六事

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缺一則利之也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

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昌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來官驛虛號王人、往還還有費于郵亭、皇恩無違于民俗、謹率愚管敢冒陳聞、乞垂覽許。碑書辛雄傳莊帝反洛語雖呂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仍啟

王顯

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萃文時歷本州從事。昌黎衛補侍御師遷尚書儀曹郎。宣武時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延昌初爲太子詹事，封衛南伯，有藥方三十五卷。

奏劾石榮抱老詩

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詩，恣蕩非軌，易室

而姦暎聲布于朝野。醜音被于行路。卽攝鞠間。皆與風聞無差。犯
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籍貴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
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卽犬馬延慈。簪履
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
嚮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闥人之
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誠闥庭。方恣其淫姦。
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入千里。疲于道路。老
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烏獸之不若。請卽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魏書抱
疑傳

奏劾元匡

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
高祖孝文皇帝。卽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
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卽忝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

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攷經記呂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曰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刑鍾皆向成訖表求覩試時敕大常卿臣芳曰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曰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曰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呂黍刊寸竝請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雅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一途參差頻經攷議而尚書令臣肇曰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曰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攷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竝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于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

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政尺爲定自爾臣後而
臣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鳴競無復彝序臣更
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
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
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臣恩言依經案古者卽
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
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恆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
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
失爲下之義復攷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別足內朝抱
璞人外囂言肆意彰于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
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減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
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臣殊懸所
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規成虛譽況臣

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漢時事盈有銘偶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郎變漢制度攷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一二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併託召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于匡不在子芳何召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俊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頒新尺度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于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已黍成寸首尾歷然益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其瞻若特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

趙高何曰幸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別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表奏卞和抱璞時遇累楚何宜曰濟濟之朝而有斯訪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曰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魏晉廣平傳第五子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顥奏匡云云詔曰可

田益宗

益宗光城蠻西仕齊爲征虜將軍直閣將軍太和中遣使歸款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尋于新蔡立東豫州曰爲刺史改封安昌縣伯進號征虜將軍景明中進號平南將軍加安南將軍延昌中遷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入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熙平二年卒年七十
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請乘機取義陽表

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于
湯炭，盛武功于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飆無以速其鐘。天之所棄，
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口黨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
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鬪。事救于目前，
力盡于麾下。口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綦立，孤存而已。不
乘機電埽，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于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
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
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
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周
彼眾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
眾，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一豫之軍，
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

弗過十旬。剋之必矣。

上表自理

臣昔在南。仰餐王化。擁卒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茶炭。釁結賊軌。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官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胡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挑符。橫加讒毀。說臣恆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臣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吊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竝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挑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一息戰怖。實由于此。殘害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

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
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竝對。若臣罪有狀分從肅絕。
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魏書田益宗傳

王肅

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齊左僕射雍州刺史奐子永明中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曰父及兄弟皆坐罪誅來奔。孝文曰爲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進號平南將軍除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進號鎮南將軍封汝陽縣子。坐劉藻等敗降號平南將軍。宣武卽位。曰遺詔進尚書令。拜車騎將軍封昌國縣侯。出爲揚州刺史。領壽春。景明二年卒。贈侍中司空公。諡曰宣簡。奏請依舊攷檢。

汝已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于是平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

請依舊式攷檢能否

魏書王
肅傳

奏增彭城王魏邑戶

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勤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魏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廟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于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曰穆七德不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

魏書彭城
王
肅傳

王誦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景明初來奔歷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孝明初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神龜中徵爲長兼祕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初于河陰遇害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與故舊李神儔等書論盧義僖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畱連數日得旨諮詢政道

魏書盧玄明傳又見北史

張烈

烈字微仙

北史作微之

清河東武城人居臨淄孝文賜名列旨本名

爲字太和中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
曹史太子步兵校尉出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宣武即位封清
河縣子已母老去官孝明即位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征
虜將軍司空長史累遷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加平南將軍光
祿大夫孝昌初出爲安北將軍瀛州刺史更滿還朝致仕元象
元年卒年七十七

刺稱羊祉謚景無虧體例

案祉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撫西南邊隔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

在窮謂無虧體例。

魏書所引史羊祉傳元端等議令日景疾削等號

太白山令重議元端如前議同徙右長史張烈

主簿李

場刺稱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庶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終

叢林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十

全後魏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晳惠

晳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太和末爲主書帶制局監轉尚書都
令史宣武初轉積射將軍歷任城王澄安西錄事參軍行馮翊
郡事隨府轉鎮南主簿加威遠將軍又爲安樂王詮長史除揚
烈將軍相州安北司馬遷步兵校尉領河南尹丞免熙平中除
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神龜中爲尚書右丞正光中除光祿
大夫出爲左將軍東豫州刺史孝昌元年卒贈平北將軍幽州
刺史謚曰宣恭

密表太后父不可稱太上

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曰慎終必使勳
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

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曰功餘九錫襄假鑾轂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上伏見詔書曰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于前司徒繫之于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于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已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曰爲臣曰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于

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于帝乎。帝平，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孚惠心，勿孚惠心，勿盈，故受之曰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曰井，比，剋吉，定兆，而曰：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召，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固土之鑿，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曰：興殷，桑穀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臣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于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于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賓人臣也，雖子尊不加于父，乃天下母呂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于司

徒之殯、晨昏于郊墓之間，雖聖恩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寢極之嚴居，疲雲蹕于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魏書張普惠傳
魏太祖之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宗之子公普惠曰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歸闕上疏陳其不可左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墳下墳有磐石乃密表

表論時政得失

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于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寒，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勸親之崩，所宜收敘。魏書張普惠傳復徵縣麻疏

伏聞尚書奏復縣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目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

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召愛禹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通典作故立幅度之規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

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饑不適于綿麻而已故歌舞召供其賦奔走召役其勤天子信于上億兆樂于下故易曰悅召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召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間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召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召道愚臣所召未悅者也尙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易通典作之儀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通典作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召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通典作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召爲于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寸之盈一猶通典

作九無一
字通典有不計其廣絲綿斤通典作斤兩兼百銖之刺未聞依律罪州郡

者字通典有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曰教民曰

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

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曰亂視聽不聞嫌長

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曰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

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

之稅其在庫綢布並及絲絲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

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

之數年俸所出曰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

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于神龜明明慈信照布于無窮

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惶惶之至下慰蒼生之心魏書張普惠傳
上疏云云又見通典五
緣麻恐其勞民不堪命
上疏云云又見通典五

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

臣聞明德恤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堂嘗禘郊社多委于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駢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殆不思之冥業損巨費于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儻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眾遨遊于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恩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曰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紓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禋孝悌可曰通神明德教可曰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

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遁言多益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魏書張普惠傳

謂宗不親視初崇佛法郊廟多委有司上疏又略見廣弘明集六

諫送蠕蠕阿那瓌還國疏

臣聞乾元昌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昌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徽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于朔垂妖師扇亂于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昌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昌悅其志恭己昌懷其心而先自勞擾難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恩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竊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昌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爲不可請斬之千載昌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昌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

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曰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曰：邾國而有懸胥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卡氏之高略，所目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曰：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竝興大眾，脫狂狡搆，閒于其閒，而復事連中國，何㠭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曰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㠭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曰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天之智，願曰呈獻。

魏書張
普惠傳

上疏荅詔訪冤屈

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皆所自明德
睦親維城作翰漢高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自永
存爰及苗裔又申之曰丹書之信重之曰白馬之盟其曰彊大分
王罪犯蹙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
爲恆典者也故尙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曰初封之
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
疏世減之法又曰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曰爲世減之趣遂立格
奏橐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
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
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墮豈得混一內分
天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吳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
齊親王河間威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

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自父
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
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
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族伯子男貢稅
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
呂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
呂貢食謂食之于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
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呂開訓
所減之旨可曰不疑于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
之格用爲世減之法呂王封有親疏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
旨雷同世奪自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
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尙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于重議被旨不許
于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

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尙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冕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目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于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詰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目克慎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曰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竝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于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口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裏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曰司民可不

慎乎。親親曰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曰旨判爲始，其前來吏
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亂，文王所曰造周，咸有一德。殷湯
所曰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
曰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
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阜。豈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
駕及諸軍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
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曰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
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内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
及陪阜，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呂
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攷，吾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
之，遂使如綸之旨頓于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
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攷者，隔絕而不得，無攷者無折而
全。汎前汎後有攷無攷，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

謬呂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呂動天下可不慎歟
言之不從無呂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空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
之攷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
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呂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呂抑其言噂
噲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
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
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儻唯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
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薄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
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呂汎前折攷不呂散狂增年則
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呂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呂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
無攷守宰之汎旣自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薄澤旣收復誰

敢怨夫三載之攷興于太和再周之陟通于景明間劇祿力自有
加減陪臣呂事省降而攷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
攷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于煩任終年專使決斷
車千陪臣恆上若通爲三載之攷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呂
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昧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呂
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攷黜願呂三宅革心選進願呂三雋居德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呂佑辟
康民敢不敬字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恩固
所陳方無可采魏書張萱惠傳時詔

訪冤屈普惠上疏

廣陵北海二王爲所生祖母服議

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平天子爲始
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
之妻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妻子爲母葬父卒則皆得申此大

夫命其妾子曰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葬判無疑矣何曰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曰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祔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曰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違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夫人北史作君大夫曰尊降公子大夫之子曰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妻子曰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祔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諭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曰先后之止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

之皇姑不臣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臣甚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臣甚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
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臣附非類
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
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
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臣親服服其所生則屬
從之服于何所施若臣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
皆不須臣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
食一方得不臣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魏晉張晉惠傳廣
爲所生祖母服恭與三年陵恭北海王頤疑
詔羣寮會議皆惠議又見北史四十六

奏記任城王澄

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節情

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太之痛，深于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于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曰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曰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日卽吉也。小功曰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曰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曰與于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于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曰與于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曰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于射爲惑。北史作于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曰二七令辰集城中武肄武藝于北園行揖讓于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納禱甫除殿功衰仍襲釋而爲樂。目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曰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曰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駰首

之章宣要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暎于斯時也伏惟慈明

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采昭其管

見之心恕其讐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與人有獻誦矣

魏書張普惠傳任城

王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閣馬射晉惠帝記于澄澄意納其信訖辭自罷又北史四十六

荅訪烈懿太妃題碑

任城王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
訪于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
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
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呂別名位且呂氏配姓愚呂爲在生之稱
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曰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
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禮皆曰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

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稟豈容于定名之重而
不稱烈懿乎

魏書張普惠傳
又北史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七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

袁驥

驥字景翔，陳郡項人。太和末，爲奉朝請。景明初，兼著作佐郎。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中，除豫州中正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出爲平陽太守。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齊州刺史。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後拜度支尚書，轉都官尚書。加撫軍將軍。建義初，于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將軍、青州刺史。

思歸賦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

何此恨之難禁。于是雜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
纈花而似織，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
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余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
望龍門，嵯峨巖千重。冒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揮鼯與麌，躡走鼴
鼴及龜鼴。彼曖然兮輩落，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
今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縱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
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
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駿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而
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
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恍兮知何
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于南北。雖吾人之固
鄙，豈忘懷于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域。形既同于魍魎，
心匪殊于螢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殞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

終朝日默默願生還于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魏書袁謙傳出爲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

作思歸賦

安置蠕蠕表

謬昌非木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昌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昌來之或興干戈昌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伴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昌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卽十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

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干剷后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民散于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眾處處碁布通典作邑目望今主耳保全生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蓋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眾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能奉上唯乞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

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門于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
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弓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
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備
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干事爲便即可永爲重
戊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呂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
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
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
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
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
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
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
有不圖厥始而愛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

全後魏文卷四十八

三

往涼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閒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北垂卽是大墳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官自供雜獸官自給彼此相資足官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傳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正光二年十月胡延問安置蠕蠕之宜于涼州刺史袁翻表

乞加金紫表

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曰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于臣庸朽誠爲明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授加臣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

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召安南尙書換一金紫。

魏書袁泓傳

奏駁太常議甄璨謚

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召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闕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召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召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召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召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

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曰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子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魏書甄琛傳正光五年吳平璫司徒太常議益文穆史部郎袁翻奏從之

明堂議

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吳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目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已訛詔口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

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消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皆自載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自爲之室德行疑于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憮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敎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群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于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祭著明確乎難奪，諒足已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立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卑昂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已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已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已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已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麻，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已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精，繕脩草創，已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已數年之中，僂換非一。良已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遠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慙謬浪。魏書袁顥傳正始初脩明堂辟雍

選邊成事議

臣聞兩漢警于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已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于沙漠，當陽鉅平績流于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已爲盛德。自皇上已徵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懸車劖閣，壹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彊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

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遷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兵力之兵驅令鈔掠若值彊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于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曰吳楚閭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曰痛哭良有已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

清高獨特，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于其任，日時更替，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
休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
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
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魏書袁
肅傳

涇州刺史淮陽男陸希道墓誌銘

上鉅鹿郡開國公之子也

下闕

前涼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陳郡袁繼字景翔制銘碑拓本

侯剛

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太和末爲中散遷冗從僕射。宣武時遷
奉車都尉右中郎將。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拜右衛大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孝明卽位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進侍中撫軍將軍恆州大中正遷衛將軍進爵爲公熙平初除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加車騎大將軍儀同孝昌初除領軍出爲冀州刺史在道崩黜已征虜將軍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

駮元端等羊祉謚議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

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于一

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

魏書酷吏羊祉傳元端劉臺龍議論曰景侍中侯剛

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啟

孟達

達爵里未詳

慧成造像銘

夫靈蹕口啟則舉宗廟尋容像不陳則崇之必口於以真口口於上齡、遺形敷于下葉暨于大代茲功厥作比丘慧成自以影灌玄流邀逢昌運率竭誠心爲國造石窟口口系答皇恩有資來業父使持節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龜馬薨放仰口顏以摧躬口匪烏在口遂口亡父造石像一區願亡父神飛三口智周十地口立照則万口口口震慧嚮則大千斯口元世師僧父母眷屬鳳翥道場鸞騰兜率若悟落人間三槐獨秀九棘雲敷五口羣生咸同斯願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訖宋義章書孟達文碑拓本

高肇

肇字首文渤海蓚人孝文昭皇后之兄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孝文妹高平公主遷尚書令延昌初遷司徒孝明卽位賜死靈太后臨朝贈營州刺史永熙中贈侍中太師大丞相太尉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奏請目元和子伯宗襲爵河南王

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節于豐鑒後目和子顯乍在弱冠宜承某
緒求遜王爵目歸正肩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
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

伯宗承襲

魏書河南王唯附傳元和與弟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御書令肇奏

奏定枷

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曰德化齊之曰刑法小大
必曰情哀矜而勿喜務于三訊五聽不曰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
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綱改視仁過商后曰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
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
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
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曰拷掠諸犯年刑已
上枷鎖流徙已上增曰枷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

加高枷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自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恆法進
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崇檢
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
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自擬大逆外
叛杻械自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
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
聽非法拷人兼自拷后魏書刑罰志永平元年七月尚書令高肇
聽書樊射清阿王澤尚書邢轡李平江陽

王繼等奏又見通
典一百六十四

奏使劉芳更造樂器

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竝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
之儒學執諸經傳攷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自
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自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
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

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

魏晉樂志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

平尚書樊弘請河王驛等奏言

高

奏請推處僧選等遞召僧祇戶

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于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
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目拯施又依內律
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羅那僧選僧頻等進達成旨退乖內
法肆意任情奏求遞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棄子傷生自縊
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青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
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闈悠悠之人
尚爲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
年周給貧窶若有不虞旨擬邊捍其選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
付昭玄依僧律推處魏晉樂志尚書令高

高顯

顯肇弟，景明初封澄城郡公，拜侍中，出授護軍。高麗國大中正奏請勒銘射所。

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裁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罿罔之儀，威稜攸疊，魁兜懾氣，才猛所振，効慤弭心，足昌肅徵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裁。總書高聰傳世宗于河南據界

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寶夤

寶夤字智亮，南蘭陵武進人。齊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王。永元末授車騎將軍。爲張欣泰、王靈秀所擁立。尋敗見執。東昏不罪。自爲荊州刺史。和帝卽位。自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梁武將革命。懼誅來奔。宣武自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公。加號齊王。正始初改封梁郡公。自鍾離之敗。免。永平末假安南將軍。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靈太后臨朝除鎮東將軍。熙平初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神龜中除車騎將軍。徐州刺史。正光中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莫折念生僭號。出爲西道行臺。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假大將軍。尚書令。進司空。呂涇州之敗。怨死爲民。尋除征西將軍。雍州刺

史假車騎大將軍西討大都督念生平除車騎將軍尚書令呂孝昌三年十月自立爲皇帝改元隆緒國號齊爲其下侯終德所敗奔万俟醜奴醜奴已爲太傅永安三年與醜奴俱爲介朱天光所擒送京師賜死

考功表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于所莅練迹校名驗于虛實豈不召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于歷試者乎既聲窮于月旦品定于黃紙用効于名輩彰于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儻奔競于市里過分亡涯之謫馳騁于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于下爵位懸于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

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
余諧讓稱俞往將何曰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
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
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
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
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
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較落都盡人有去畱誰復
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
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
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呂求
成身已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
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自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
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于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

通與作
莊期

止于楚朝及其考

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臣實勞勳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臣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臣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自假人是臣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藪藪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臣賞罰一差則無臣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于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曰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張求其適調

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于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龐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複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曰明法幹務忠清甄能曰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于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畱于門下一通則曰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曰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于煖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曰關鍵肆其徇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

斷、昌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

煥矣

魏書蕭寶夤傳又略見通典十五

論蕭正德來降表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辰掖、背父叛君、駭議眾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于事親、終于事君、故君親盡之、昌極敬嚴父兼之。昌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昌晉恭獲諒、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于國、子辱于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昌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踐、賁玉帛于丘園、標忠孝于納賞、築蘿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錄身之曾、屈膝而請吏交趾、文

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宣甄義已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
嚭已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
其情哉欲明責已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
人中閒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麻昭德塞違
已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贊結禍
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于一豎哉但才雖庸近
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
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
笑于苟存曾閔淪名于盛世

魏書 賀賁傳

奏不許陳仲儒再造樂器

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

魏書

樂志神龜二年陳仲儒言宜依京房立準呂均樂器時尚書蕭寶夤奏言

陳兵事啟

所統十萬食唯一月

魏書朱元旭傳

夏侯道遷

道遷譙國人少時南奔仕齊明帝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從裴叔業至壽春不協歸魏拜驍騎將軍守合肥景明中叛入梁爲征虜長史帶漢中郡尋自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復歸魏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改封濮陽縣侯解職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熙平中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明

請拔漢中歸誠表

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

噬聲竭丹款但中于壽陽橫爲韋纘所諫事之曲直竝是楊集朗
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藏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
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沒專任天時素願機
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卽披露誠款與其共契
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已爲腹背卽
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
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畱使至臣聞密參機舉會有
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
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口口口口口口臣臣幸先
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口口口口口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
到口口口口口成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口口口口口席靈坦龐樹等
領義勇應時口口口口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口口

口口口口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已義逼臣勸爲刺史
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迹且從權宜
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已事啟聞臣卽親率士卒四日
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旣摧
破退失巢穴潛捨軍眾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
冑率其所領登卽擒斬戍內戶口卽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
授首因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關集朗赴接之機臣
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
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
拓九區埽清六合形要之利在于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已
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
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
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造討襲具于別啟集朗兄弟竝議曰臣往日

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欵頃匪報但畱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
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

略聞

魏書夏侯道遷傳

裴植

植字文遠河東聞喜人居襄陽仕齊東昏至長水校尉隨父叔
業在壽春景明元年舉州內附除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封崇義
縣侯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揚州大中正出除安東將軍
瀛州刺史罷州復爲大鴻臚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延
昌四年八月爲于忠矯詔所害事雪贈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
州刺史

裴毅

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

魏書裴叔業附傳
又北史四十五

臨終遺令子弟

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呂法服，呂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上

裴衍

衍字文舒，植弟，仕齊東昏至陰平太守。景明元年入魏，授通直郎，不拜。孝明卽位，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孝昌初，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封安陽縣子。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討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請隱嵩高表

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于生于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恆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神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鬢髮高蹤，誠希藥此沈痼，全養稟氣耳。若

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榜已整，搖策納冠。
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魏書裴叔業附傳

魏子建

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宣武初，爲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正光中，除東益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孝昌中，入爲散騎常侍、衛尉卿。永安中，除右光祿大夫，後遷左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永熙二年卒，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上言安撫州城事

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魏書自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等構逆僉同州職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上信從之

密與張普惠書

公熙舊是蕃國之脣，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

魏書

張晉惠傳晉惠持節迎祖別遣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勢東益氐民來益州刺史魏子達密與晉惠書

疾篤敕子收祚

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違襟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已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魏書自序

魏蘭根

蘭根字蘭根子建族弟爲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司徒掾除本郡太守正光末爲都督李崇長史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加持節假平西將軍大拜光祿大夫轉安東將軍中書令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天平二年卒贈司

徒侍中，謚曰文宣。

說李崇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呂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虜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北齊書魏蘭根傳又北史五十六
史記崇崇昌正光末李崇封歸侯蘭根爲張
奏聞事寢不報

孟廣達

廣達爵里未詳。

孫秋生等造像銘

大魏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曹劉起祖二百人

等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永隆三寶炳顯有願弟子等榮茂春葩
庭槐獨秀蘭條鼓馥於昌年金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屬萬福雲
歸殊輪疊駕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身神騰九空迹登十地五道
羣生咸同此願孟廣達文蕭顯慶書案此下列名百景明三年歲數十人不錄

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訖

碑本佈

董紹

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宣武時爲四明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
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永平中除給事中後加輕車將
軍除步兵校尉孝明時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加冠軍將軍出
爲右將軍洛州刺史加平西將軍封新蔡縣男永安中除安西
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後爲余朱天
光關右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除金紫光祿大夫天光敗賀
拔岳曰爲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孝武西遷除御

史中丞大統初日忤宇文泰賜死

上書求職辭貧貧

臣當出聘巴

三千

生噉蜀子

姚書

亂紹傳

齊反于

長安

紹上書求擊之云

歸附于

御天馬頌

姚書

董紹傳

唐宗

初紹上御天

馬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終